

尤今



小说集

- 小巷里的冬天
- 风筝在云里笑
- 荒地上的心愿
- 含笑的蜻蜓
- 燃烧的狮子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尤今小说集

【新加坡】 尤今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尤今小说集

作者:尤今(新加坡)
责任编辑:里程
封面设计:石龙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1
印刷:贵阳市经纬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11
印数:1—3000
版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21-04282-9/I·1226
定价:1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由厂家负责调换。

目 录

1	织布匠.....	(1)
2	他是一条活的亚文河.....	(28)
3	风筝在云里笑.....	(41)
4	沙漠的噩梦.....	(63)
5	水牛和孔雀.....	(93)
6	骆驼“塔巴”.....	(113)
7	合乃流泪了.....	(132)
8	阿里和娜拉.....	(146)
9	快乐的悲歌.....	(163)
10	小巷里的冬天.....	(172)
11	神经什么佬沙猜本.....	(189)
12	香蕉美人.....	(205)
13	荒地上的心愿.....	(234)
14	老树已千疮百孔.....	(249)
15	监护人.....	(279)
16	燃烧的狮子.....	(301)
17	含笑的蜻蜓.....	(324)

织布匠

茵娣娜是我的印籍同事。二十世纪的今天，她还依靠相亲来决定她的婚姻。

她相亲的对象是个医生，但是对方竟提出十万元现款的嫁妆……

午餐时间又到了，我和茵娣娜都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用纸巾吸去了额上的汗，把桌上的一大叠“图书馆会员申请表格”交给接班的同事，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人潮拥挤的柜台。

“阿谭，你今天要带我到哪儿去吃板？”

“去瘦子那儿吃五香，如何？”

茵娣娜高兴地点头。

史丹福图书馆附近，有一条窄窄的小巷子，热热闹闹的摆满了食物的摊子，我们的午餐多数是在这儿解决的。茵娣娜虽然

是印度人，可是，因为常常和我在一起，变得非常喜欢吃华人的食物。她常常调侃地说，我已在食物文化上将她同化了。

我们是五香摊子的熟客，只要在摊子前的木桌坐下来，朝那笑口常开的瘦子点点头，瘦子便会把我们喜欢的东西选好、炸妥，端上来。

我夹了一块炸豆腐，放进口里慢慢咀嚼。茵娣娜在盘子里翻找腐皮虾卷，大大的眼睛，虽然是看着盘中的食物，但却不自觉的流出了一种梦样的光采。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忍不住开口问她：

“你们两个人，见面了吗？”

“见过了。昨晚，他到我家里来了。”

“你们谈了些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哪有机会谈天！”她抬头望着我，笑笑道。

“一整个晚上，就坐在那儿，两个人默默对看？”我惊讶得放下了筷子，追问。

茵娣娜的脸，飞起了一朵红云。她老实地向我报告：

“他和他父母一起来的，我母亲陪他们坐在厅里谈天。我在送上茶水后，便退回房间去了。”

“为什么你不坐下来一起谈谈呢？”

“我们的风俗不允许。”

天呀，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居然还是这样的保守！我忍不住偷偷的叹息了。

一个星期前，茵娣娜悄悄地向我出示了张照片。照片里的那个男人，蓄着两撇八字须，双目炯炯发亮，长得很英挺。茵娣娜告诉我：

“我的母亲正为我安排这门亲事。”

他们两人，素未谋面。然而，看了照片之后，双方都满意的点头了，于是便有了昨晚的“见面仪式”。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有意结成夫妇的人，在初次的会晤里，居然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你们双方的印象如何？”

茵娣娜微笑不语。

单看神情而忖测，该是很满意吧？

我轻轻的拍了拍她搁在桌上那双五指纤细的手，诚心诚意地说：

“茵娣娜，祝你一切顺利。”

她脸上的笑容，像麦芽糖，浓腻甜蜜。

二

我和茵娣娜，一见如故。认识不久，便成好友。

她是个非常注重衣着的女孩子。她有着象牙色的皮肤，不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显得很漂亮；她对于颜色的配搭，又很有研究，每天穿来上班的衣服，都叫我惊叹不已。

她从来不穿西服，穿的，都是传统的印度沙里。紧身的短袖上衣，露出一截光滑如水的肚子，胸部浑圆而腰部纤细；下身呢，是层层相叠、长可及踝的裙子。由肩上垂下来的带子，飘飘欲飞。

虽然说每一种民族的国服都有它独特动人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只有印度的沙里，能同时具有含蓄与奔放的特质。聪明的茵娣娜，把沙里这种特殊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把我的想法告诉她，她高兴地微笑，问我：

“你知道不知道关于沙里的传说？”

我摇头。

她以清脆悦耳的声音，为我叙述一则古老而动人的故事：

“印度古代一名多情的织布匠，爱上了一位绝色佳人。他千辛万苦的收集了美人的秀发和泪珠，以此为原料，用他自己万缕柔情为动力，花了一整年的功夫，为她织了一袭纤细柔丽的华衣，终于以它赢得了美人心。这袭华衣，便是沙里了！”

茵娣娜在讲着这则故事时，脸上露着“悠然神往”的表情，我忍不住打趣地说道：

“喂，你为什么不快点找个织布匠来为你织沙里？”

“我们哪有你们那么幸运！”她一本正经的应我：“你们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自己挑选你的结婚对象。我们一切都必须等家里帮我们安排。”

“传统可以改变的呀！”我认真地说：“我们在过去古老的年代里，也是靠媒妁之言来撮合婚姻的。现在，时代改变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已经一去不返了。要嫁人的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自己去挑选呢？”

“你不明白，这是我们的风俗。”

唉，风俗风俗，多少人借你的名义来行事！

为什么茵娣娜总没有想到，不合时代需求的风俗是必须有人加以扫除的！像她们这样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如果不站出来，说点话、做点事，那么，不合理的风俗，便会恒远地不合理下去了！

对于茵娣娜来说，风俗与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更易的。

现代的学校教育虽然灌输了许多新的概念给她，但是，保守的家庭教育，却像一根牢固的绳子，把她缚得紧紧的、死死的。尽管她向往她也喜欢自由，但是，她没有勇气去争取。她是蚕，知道被茧所缚是痛苦的，然而，她却把这种痛苦当作是她必须承受的。正因为这样，她的痛苦，并不很尖锐，只是有时在言谈之间，无意地流露出一丁点儿的无奈而已。

有一回，谈起了中国古代缠足的陋习，我趁机举起了我那双必须穿八号鞋子的大足，苦口婆心地对她说：

“茵娣娜，你看，我这双大脚，从前是婚事的绊脚石呢！但是，时代的进步，改变了这种不人道的审美观。由此可见，传统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

茵娣娜睫毛卷卷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忽然间，一层调皮的笑意泛了上来，她戏谑地说：

“你现在都还嫁不出去，可能正是你这双大脚拖累了你呀。”

我伸手过去捏她，她笑倒在桌上。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已经找到了准备同甘共苦的另一半，正积极地在筹备我的婚事。

举行婚宴那天，茵娣娜当然是座上贵宾。伸手与我相握、贺我婚姻幸福时，她美丽的脸庞，不自觉地现出了一种憧憬的神色。

我的归宿，是我自选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以后要过的、想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当然，事实也可能不如我所想象般的美好，但是，婚姻本来就带有些许赌博的成分，赌注是我亲自押下的，就算我输了，我也输得甘心。

茵娣娜呢，她也很想赌；可是，下注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

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赌赢了，固然皆大欢喜；万一赌输了，谁会流泪呢？是茵娣娜本人，还是她的母亲？这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婚宴过后，我欢欢喜喜的去度蜜月。蜜月归来不久，茵娣娜便告诉我：她的母亲为她安排了她生命里的第一次相亲。

男方，是个医生。

三

我很心急。茵娣娜相亲过后的那几天，老是追问她：

“喂，怎样？有了结果没有？”

她呢，神秘兮兮的，不肯说，然而，整张脸，都罩在一种柔和的笑影里。

这天，吃午餐时，我还没有开口问她，她便自动的说了：

“阿谭，明天我拿一日假期。”

我很敏感，立刻便问：

“婚事有着落啦？”

“他和家人明天将会到我们家来用膳，讨论有关细节。”

才见一次面，便讨论婚姻细节了，倘若订亲以后，两人进一步的来往时，发现双方性格不合，怎么办？

“唔，唔，”她沉吟半晌，才说：“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婚姻，应该是彼此迁就的嘛！”

年方二十二岁的茵娣娜，对于婚姻，似乎存着很美丽的幻想。

后来，深谈下去，才发现茵娣娜这种“乐观”的态度里，实际上是蕴藏了一种潜意识的恐惧感的。

根据印度人的传统观点，倘若男女双方在正式订亲后再退婚，受苦的，永远是女方，因为她的名誉，将永远地沾上一个黑色的污点，以后，选择良好对象以结婚的机会，便大大地减少了。至于男方，却并不受退婚一事所影响，依旧可以四处物色他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我不由得对背负着沉甸甸传统包袱的茵娣娜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同情感。

告假一天后回来的茵娣娜，变了一个样子。

原以为她会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两家人商议时的种种细节，然而，没有想到，她却寒着一张脸，显得情绪非常低落。我很知趣，一句话也不去问她，甚至她午餐不肯去吃，我也不勉强她。如果事情触礁而她受伤了，那么，我让她自个儿静静的舔她自己的伤口。去问她，无异把她的伤口撕得更烂，使她痛得更厉害！

几天过后，我正在撰写一份工作报告时，茵娣娜坐到我身边来。

“阿潭。”

报告是有限定时间呈交的，我没有停笔，也没有看她，只轻轻地“嗯”了一声。

“阿潭。”她又喊我。

这回，我停笔，看她。

“我上一回告诉你的那头婚事，谈不拢，告吹啦！”

“我知道。你的神色，早就告诉了我嘛！”我搁下了笔，说：“看你那么悲伤，我就不敢提了。”

“唉。”她轻轻的叹了口气，说：“我也不是悲伤，只是觉得有点儿生气。”

“生气？”我疑惑地看着她：“气谁？”

“男方罗！他们提出的要求，太不合理了。你知道他们要求什么作嫁妆吗？”

“金器？”

茵娣娜摇摇头，说：

“现款。他们要我们开一个十万块钱的户口！”

“哇！”我惊叹：“的确是过分了一点。”

对于一个受薪阶级来说，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储蓄起十万块钱啊！然而，我记得上回茵娣娜的表姐出嫁时，只付了八千元作嫁妆呀！为什么茵娣娜现在却必须付上整十万元？

“我的表姐夫，只是个技术人员而已。”茵娣娜解释道：“现在来和我议亲的，是个医生，嫁妆当然必须比较丰厚了。叫我觉得不舒服的，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把婚姻看成买卖吗？资格愈佳，价码愈高。他把自己高高高高地吊起来，待价而沽。新娘子的容貌和美德，他却毫不考虑，这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呀！

当然，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讲出来。我只是安慰她说：

“茵娣娜，我们华人在婚姻上讲的是缘份。谈不成，正表示你们两人缺乏缘份，不必惋惜的。”

茵娣娜没有出声，但是，从她不善于掩饰的眼神里，她的的确确很惋惜这一段失之交臂的“好姻缘”的。

那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茵娣娜没有再谈起婚姻的事儿。

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她母亲为她作了几次安排，但是，单单外貌，她便看不顺眼了，所以，一一的推掉了。

她再度提出来和我认真地商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这天，午餐时分到来时，她忽然对我说道：

“阿谭，今天，我请你吃上海菜。”

“哇，中头奖马票啊？”

“有事与你谈。去冷气餐馆，你头脑较清醒呀！”她笑着应。

我们点了小笼汤包、干煎锅贴、酱肉与银丝卷。

大快朵颐，边吃边谈。

东拉西扯了好一阵子，茵娣娜才进入正题：

“阿谭，你同意不同意女人嫁给教育程度比她低的男人？”

我把刚放进嘴里的小笼汤包吞了下去，汤包内冒出的热气，几乎把我的舌头烫得起泡了。我赶快喝了一口冷水，又想了一想，这才说道：

“茵娣娜，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是绝对不能以他教育程度的高低来加以衡量的。能不能嫁，完全决定于两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观感是不是能够达致协调。”

说毕，见她不语，问她：

“是不是你本身遇到这一方面的困扰？”她坦然承认：

“昨天，有人来说亲，对方是个小学教员。”

“你对他的了解有多深？”

茵娣娜摇摇头，说：

“一无所知。我的家庭，十分保守。只有亲事谈拢以后，我才有机会坐下来和他交谈。”

以“眼缘”订终生，这样的凭藉，是多么的不可靠呵！

“我的父母正向亲朋戚友打听他的为人。”她说，双眉微微的蹙着：“我在家里是老大，我还有两个妹妹等待出阁。我的婚事

一日没办妥，妹妹们的婚事，全都会被耽搁！”

“婚姻又不是快熟面，不能速速煮成的呀！”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总觉得，婚前选对象，应该像慢火熬肉粥，慢慢瞧、细细看，完全符合心意了，才能同意把自己交托给对方，丝毫马虎不得的呀！”

“我们也不是马虎从事。每一次的相亲，双方都是抱着虔诚的态度来进行的。”茵娣娜的声音很明显的透着些许不悦：“我和我的传统习俗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你处处必须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而我，也绝对不会要求你穿我的鞋子出门去呀！”

再谈下去，可能茵娣娜要后悔请我吃这一顿上海菜了。我把一个锅贴夹到她的盘子上，正了正脸色，说道：

“茵娣娜，我还是老话一句；在婚姻上，人品和性格，比一纸文凭来得重要。你一定要嫁给一个在精神上比你富有的人，而不是去嫁一个经济上强过你的人。舒适生活所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惟有精神的快乐，才是一生一世恒远不变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当然不能唱高调，嫌钱腥。对方必须要有基本的养家能力才行。”

茵娣娜默默地点头。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加快速度，把桌上的食物一扫而空。

过了几天，茵娣娜意兴阑珊地告诉我：“她的婚事又吹了，原因是她父亲查出男方是好赌之人。”

这时，我忽然发现，印度人凭媒妁之言而撮合婚姻，也不是全无好处的。至少男女双方可以在全然不动情的情况下，先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满意嘛，便“货银两讫”——你情我愿地结为

夫妇；不满意呢，交易拉倒，干脆利落，不必白费力气去做徒劳无功的发展。华人呢，就不同了，他们在婚姻上，常常先预支情感，而情感往往把理智蒙蔽了，等到两人用一纸婚书把彼此紧紧地捆住了以后，才悲哀地发现“货不对办”，但是，这时，为时已晚罗！

四

相亲又相亲、折腾又折腾，一年多以后，茵娣娜终于找到了能令她快乐地点头的人。

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时，不知怎的，我怎么样也快乐不起来。

我再三再四地问她：

“茵娣娜，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决定接受他了吗？”

她点头，脸上神情坚毅得好似要赴沙场的战士。

虽然觉得自己像块缠脚布。可是，心里头那份难过的感觉，化作了喉咙里的一个疙瘩，不吐不快。我一问再问：

“茵娣娜，要嫁他，到底是你自个儿的意思，还是你家里硬要你接受的？”

茵娣娜发火了，她生气地说：

“你这人，怎么啦！我还没有找到对象以前，你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追着我问，好像我再不嫁便要发霉似的。等我决定要结婚了，你又恨不得我悔婚！”

“是是是，我希望你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可是，可是，我从来不曾鼓励你嫁去印度啊！”我语调激动地应她。

她瞪着我，半晌，突然站了起来，绕过了桌子，上前搂住我的

肩膀，柔声说道：

“阿谭，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是，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再不嫁，真的要发霉了呢！”

我们相对笑了起来。问她：

“你以前有去过印度吗？”

“没有”。

“说来听听，你对印度有什么感觉？”

她用手托着下巴，圆而亮的眸子，直直地看着前方，好久好久，才说：

“感觉？有，而且，非常复杂。很陌生，但又很熟悉。想到即将前去定居，一方面兴奋，另一方面，又害怕得很。有时，翻开印度的画册，看到当地的风光，不知不觉，整个人都被卷了进去，化成了画册的一部分了。等我脱离了画册而重新走出来时，心里往往会有一种连我自己也解释不出来的惆怅。”

“那么，茵娣娜，当你第一次看到他时，你心里，又有什么感受呢？”

一抹红晕，从她象牙色的两颊慢慢地渗透出来。

“我，我，”她有点口吃地说：“不知怎的，我觉得我的心，跳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茵娣娜，”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我想，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她用她的大眼睛朝我微笑。

即将成为茵娣娜另一半的拉玛占丹，是个商人，定居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他三十八岁，比茵娣娜大了足足十四岁。他是茵娣娜一家人的远房亲戚，最近到新加坡来度假，往访茵娣娜的父

母，见到了令他动心的茵娣娜，立刻便开口求亲。

他不但不要茵娣娜分文的嫁妆，还答应承担婚宴所有的开支！

茵娣娜的终身大事，便是这样决定了。

五

双方议定：婚事在三个月之内办成。

茵娣娜天天放工之后，便到实龙岗路的小印度去购物办嫁妆。手织沙里，金银首饰，买了一件又一件。

“你本来已经有那么多衣服了，还要买那么多布料来缝制，哪儿穿得完呢？”我忍不住问她。

“根据印度人的习俗，婚前所有的衣服，婚后都不许带到夫家去，不多买，怎么行！”

她笑咪咪地应。

茵娣娜是“传统与风俗”的“忠实追随者”。

白天到处奔波，晚上又睡不安寝，茵娣娜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她的脸，原来是丰腴的鹅蛋型的，一瘦，反而变成了瓜子型，显得更好看了。

婚礼举行前的一个月，她正式提呈辞职。

那个隆重的大日子终于来了。

我实在没有想到：印度人的婚礼，繁文缛节竟是这样的多。茵娣娜的婚事，足足庆祝了五天！前三天的庆祝仪式是在家里进行的，参与者都是亲戚；由于我是她的知心好友，所以，婚事开始的第二天，她也邀请我上她的家去，观赏其中一个仪式。

那天下午，我带着礼物上门时，整间屋子都坐满了人。有趣